

達摩年歲、原籍及來華年代之謎 (續)

——現代智識推理對胡適遺作「禪學案」觀點存疑之一——

馮 鳴

中國的虛雲老和尚，壽一百二十多歲，如果不是因受過毒打虐待，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胡適也會在他晚年在台北立法院演講時指出一個人是不可能有一百二十多歲的，他認為虛雲的年齡是不可靠的。可見胡適的確是凡事都太「大胆假設」，而未能以小心求證來支持他的假設！

我沒有什麼必要批評一位人人尊敬的已故大學者，我也不是不敬佩胡適，我在本文只是論理，不論人，尊敬他是一件事，論理是另一回事，胡適的治學方法對後人啟發貢獻殊多，是一回事，他的推理錯誤却不容不予以檢討辯正，以免因其盛名而誤導衆生！老實說，批評古人，勝之不武，我這晚了三輩的小子，何必做這些傻事？

無可否認地，胡適有他偉大的學術成就，但是他的學問，跟任何學說一樣，都不可能是絕對正確的，也總免不了含有我見偏見，像上述的年齡問題，就可見他的推論是缺乏「科學頭腦」的了！(胡適一生喜講「科學頭腦」)。

達摩是有大鬍子的人，這倒不會錯，印度人有大鬍子的很多人，多數是印度中部及北方人，南印度的則很少大鬍子，也

不多毛髮，鼻子也比較扁平，皮膚較黑，北印度和中印度的人較高，毛髮濃密，尤其是潘闡省一帶的人如錫克族，大鬍子，濃眉深目，全身是毛，高加索山北麓起源的白人也多毛髮。達摩根據胡適說是南天竺人氏，故鄉在今瑪達拉斯一帶，不過我認為他的來源有兩個可能：北印度或帕米爾高加索地帶(這是從他的大鬍子的推斷，自然也只是推斷)。或是遷居中印度的又再南遷的家族子孫。印度並非全境都是熱帶，印度北境尼泊爾喜馬拉雅山一帶就是溫帶及寒帶，胡適說「印度是熱帶」，可見他連印度地理都不懂！他說「人多早熟，早生鬍鬚」，這句話也似是而非！因為南印度的土著種族雖早熟，却不是多毛髮的民族，不會有很多「虬髯客」。而且，印度熱帶地區的民族，平均壽命極限只是三十歲左右，由於早熟，六歲七歲就發育，可做爸爸媽媽，生命也結束得快，正如開得花早的芥菜長不大，更由於不懂衛生和貧窮，生活在污穢之中，所以都活不長，今世猶如是，遑論古代！所以，我懷疑哪一個南印度原籍的人會活到大鬍子狀如老人來到中國，我推斷達摩不是印度原籍，可能是高加索山或帕米爾一帶的種族子孫，生來就有

大鬍子，而且也是長壽的種族後裔！達摩往楞伽島（斯里蘭卡）研習楞伽經有成，然後才把楞伽經帶到中國來。

楞伽經是我讀過諸經之中最困難的一本，我每每終日反覆研鑽，不得一解，自然我是太魯鈍。但是，古今中外，有幾個人能一看就懂楞伽經？我若不是獲得著名佛學大家南懷瑾先生的大著「楞伽大義今解」，我至今也還看不懂楞伽經呢？南懷瑾先生這本大著，分析得再明白不過了，是我最崇拜的當代佛學著作之一。我因想到，達摩以「理入」與「行入」見稱千古，更以「壁觀」稱著（壁觀是修行方法之一，不知怎的會被人稱為「面壁九年」？連大學者胡適在其大著中也說：「因人的本性相近，亦須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叫做「壁觀」，讀了真叫人氣結！壁觀竟被認為是「面壁」！面壁若可成佛，那麼桌椅鏡框門窗，天天日夜面壁，也該都早成佛了？——這也是題外話），我推想，達摩的修行，就算是天縱英才，一下頓悟，也經過修行千錘百鍊才獲得頓悟的，不可能一蹴而成。也許已在楞伽島修行了多年？怎可能是胡適所說的「少年印度和尙來到中國？」當然是有相當年紀有了相當功力道行學問才敢遠遊中國弘法了！佛學那麼深奧，達摩窮一生之力研究亦非無可能吧？他既立志把楞伽宗傳來中國，怎會以「少年」未飽學的情況來到當時以文化最高獨步世界的中國？

我因此推斷達摩來華，於情理上，是在其老年來的，我也推斷，達摩的確可能是一百五十歲，既然今世都有人壽至一百四五十歲，而且也還不是學佛修行的高山貧苦山民，那麼學佛修行人，為什麼沒有可能壽高一百五十歲？

退一步來說，我推斷達摩說一百五十歲，另有一可能，就是以古代印度的年月來計算，他是印度人，很自然地，在來到中國初期，他的一切數字年月觀念仍以印度的為主觀，未必一下就接受了中國（是他的異國）的計算方式，情形就如：台灣來美加的新移民，剛剛來到，都不習慣用公元一九八幾年，開口都說：「我是民國幾年出生」，「民國幾年進大學」的，論年齡，他會說：「我是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出生的，今年三十五

歲了。」但是加拿大移民官會說：「不對，你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生的，今年三十四歲。」達摩初到中國，人家問他幾歲，很自然地，在他未習慣中國人用什麼「甲子」「乙丑」的天干地支年月計算法之前，一定順口而出說：「我今年一百五十歲了！」那一百五十歲是印度歲，古代印度有一段時期，以六個月為一年，（中國太古時代，在夏朝時亦以六個月為一年）那麼，一百五十歲，亦只不過是七十五歲的今人計算年歲而已，我不明白有什麼不可能？

不過，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肯定達摩時代的印度或楞伽島當時是否用六個月為一年。（如果以當時流行以夏天六七七月為新年元旦來看，則似不無可能，）所以我不能有力支持上一說，只是認為是一種可能性而已，我毋寧較為支持達摩確有一百五十歲的推論，因為那是可能的。

無論這兩種可能性孰為較大，也都可反證胡適的信口雌黃式的太大胆假設的確是太荒謬太大胆！誤導了眾生！

別說高山那麼遠，就是加拿大寒舍四鄰，百齡老人也多得很，東鄰的洋人老伯，今年九十九歲，還天天去打保齡球，西鄰的洋人老太太，今年九十以外（不肯說真話），還天天在園子種花除草，溫哥華前些時辦敬老會，那知百歲人瑞多到以百名計算，後來又出現一百二十七歲的和一百一十八歲的老壽星，住在這海濱住宅區，我這年齡，只好算是小孩子！人人都喊我做「Boy」，四十出頭的人，面貌仍然似二十五歲左右，也難怪人家當我是小孩了，古仙人安期生四十餘，貌似弱冠，我又算得什麼呢？一個修行人，樣子當然會比為名為利勞碌的人看來年輕一點，達摩是有高深道行的修行人，當然更應看來比他的實際年齡為年輕了，胡適說達摩早生鬍子面貌蒼老故可冒充是一百五十歲，這也是胡適的無知！他不知道修行人只有看來比實際年齡輕的，沒有看來比真齡年老的！

不錯，有人認為這些都是細節，似不值討論，但是我認為有檢討的必要！從這些細節，可以窺見即使大學者胡適也有

難以自圓其說的自己違反他自己治學態度的漏洞！我可不敢說我比他懂得多，我的破綻還更多哪！不過，就達摩公案而論，我認爲我的見解較他合理。

從達摩的年齡的常識推論，我認爲已可推翻胡適的武斷，自然也無害於胡適的考據其他學問的成就地位。

其次，我要討論到達摩何時到達中國。

胡適大著說達摩到中國，應在劉宋末亡之時，不是在公元五二〇年，因爲：「永寧寺已於公元五二〇年遭火焚。」我說：「難道不許達摩在五二〇年去看過永寧寺，後來永寧寺才燒掉？」

胡適說：「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五一六），至孝昌二年（五二六）剝上寶瓶被大風吹落，建義元年（五二八），爾宋榮駐兵於此，明年（五二九）北海王元顥又在此駐兵。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全寺爲火所燒，火延三個月不滅。依此看來，達摩在洛陽當此寺全盛時，當西曆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證景德傳燈錄所記達摩於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始到廣州之說是不確的了」（胡適文存菩提達摩考，五十四頁）我說：

「文中沒說明永寧寺火焚於什麼月份日期，也沒說達摩是何月日去參拜永寧寺。」

胡適又說：「記載達摩最早的書是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此書成於東魏武定丁卯（西曆五四七年）其中記達摩的事凡兩條，其一條云：

「修梵寺有金剛，鳩鵲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實相也。」

「其一條云：永寧寺，熙平元年（西曆五一六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裳，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咏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口唱南無，合掌連日……」

胡適說：楊銜之著書的時候，距此寺之時不遠，他與達摩可算是先後同時的人，此其可信者一，那時未有禪宗的傳說，楊氏無僞託的必要，此其可信者二，故從楊氏的記載，我們可以承認當日確有菩提達摩，起自荒裔，來遊中土。」

胡適既然承認楊銜之可信，那麼胡適爲什麼不採用楊著所說「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這一段呢？胡適却把達摩考成早熟的印度人，因年少不獲尊敬而自稱一百五十歲！胡適真是匪夷所思了！

此爲胡適禪學案內自相矛盾前後不一致的許多漏洞之一。

西元五一六年左右，正當波斯帝國強盛之時，波斯人很多東遊發展，到印度，到中國，航行往美洲，歐洲。如說達摩原是波斯人，也極有可能，波斯即今伊朗，其民族的體貌，多毛髮多虬髯，伊朗的北面山地與高加索接壤，山地居民多數長壽，百歲至一百三四十歲很常見，體型及大鬍子形貌與長壽情況都接近達摩形貌。而且，佛教在古代原流行於波斯帕米爾一帶（後來才被伊斯蘭教摧毀），古代波斯人信仰佛教者很多，波斯人因信佛而往印度學佛，自然很有可能，不明白胡適爲什麼把達摩考據爲南印度人。可能他是受到道宣的「達摩傳」的影響。

道宣的達摩傳說：「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道宣是唐朝高僧，入滅於唐高宗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年）。胡適說：「道宣死於唐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他的僧續至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止，那時還沒有禪宗後起的種種傳說，故此書還算可靠……」

胡適既說楊銜之著作可靠，又說道宣也可靠，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前者指出達摩是波斯人，後者說達摩是南天竺人。他採信了後者。

從我的現代地理人文智識來判斷，達摩顯然是波斯人，而從波斯到印度學佛，定居於南印度多年，並非印度原籍，道宣

和尚可能並不知道達摩的體貌年齡在南印度人種是不可能的，南印度的人種不是阿利安族，熱帶的人種並無大鬍子及濃密毛髮，怎會有達摩的虬髯？南印度的人壽短促，難得有活上四十歲的人，怎會有一百五十歲的人？但是高加索高山寒帶的阿利安族，體多毛髮，多有虬髯大鬍子，也大多數高壽，活到一百三四十歲，這是較為符合達摩的，所以我採信楊銜之的記載。我認爲道宣可能以達摩學佛或移居的南印度當作原籍，道宣可能分不清楚波斯人與印度人的區別。如果我們接受楊銜之的記載是波斯人。那麼達摩的年齡一百五十歲就可信是實話實情了。

依照一般常情，任何人去旅行，尤其是一個佛教僧人或學佛人，到了另一個新的國土，沒有不先去盡可能遍遊佛刹的。比方說，我們到了泰國，身爲佛教徒，很自然地以拜佛瞻仰佛寺爲首先要務，沒有什麼理由要在泰國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玉佛寺和其他名刹。同樣地，佛教徒外國人到了台灣，自然也等不及地先去參拜各地佛教聖地，一定將拜佛寺列爲第一優先，從台北各寺一路拜到南部的佛光山，斷無在台灣住下五十年，先學會了台灣話才去參拜佛寺之理。

達摩當年以一異國僧伽來華，容或一句華語也不曉，那時波斯人阿拉伯人在中國貿易的人數以萬計，難道沒有一個懂中國話的？又難道沒有一個中國人通譯？達摩難道不知中國當時已經是佛教大盛的文明大國？他會不先去參拜各地名山大刹？非得在中國住了五十年，學會了華語，才去拜佛寺？合理嗎？

胡適說：「道宣所記：『初達宋境南越』，可見他來中國是在宋亡以前，宋亡在西曆四七九年，此可打破一切普通八年（五二七）年或普通元年（五二〇）達摩到廣州之說，假定他於四七九年到廣州，『末又北渡至魏』，到五二〇年左右他還在洛陽瞻禮永寧寺，那麼，他在中國南北共住了四十多年，所以他能在中土傳授禪學，自成一派，此說遠勝於『九年化去』

之說。」

胡適此說有很多漏洞不近情理。

首先，胡適忽畧了中國歷代文史都流行以國名代替地區名稱。例如，說河北一帶，一定說是燕趙，說湖北湖南，必寫成楚國，說江浙，就寫成吳越，說兩廣，就寫成越國或百粵，說四川就寫爲蜀國，說陝西山西，就寫爲秦國……總之，喜歡沿用古國名稱，未必就是指當時仍然存在統治的國家朝廷。胡適那樣的有學問大家，連這也不懂！大概是提倡白話文就忘了古文了。

道宣續高僧傳原句：「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我認爲是各地的古國名，並非指當時在位統治的朝廷，宋境顯然是指今日的鄭州一帶，南越是指江東一帶，魏是指河南一帶，並非是說：「先到宋國的廣州，後來北上魏國」。我認爲原句是指三個不同地區，不是胡適所誤解的兩處地區，他認爲是宋國的廣東，我認爲胡適是錯解了的，我的理由是：江浙古稱吳越，浙江亦可稱南越，並非南越就一定是廣東，實在廣東自古多稱「百越」。理由之二：從廣東怎樣「北渡」至魏？相隔了好幾國哪！從江浙北渡長江至安徽河南，這原句就通了，否則「北渡」兩字是講不通的。江浙吳越是人文萃薈之地，是佛教大盛之區，佛寺在南北朝時以數千所計，達摩豈會不從廣東北上先經江浙一行考察？他志在開宗，豈有不先往各地考察才說？他可能是從廣州乘海船（多半是波斯商船），航海到了杭州（杭州是古時的興旺口岸之一），一路北上，去參拜了各地佛寺，然後去見梁武帝於金陵，然後北渡長江！（從文字筆法來看，原文也無必要把劉宋冠於「南越」之上。）

胡適大胆假設達摩於劉宋滅亡之前抵華，如此就可否定了達摩曾往見梁武帝，並且可以否定了楊銜之，道宣，景德傳燈錄，但是胡適也提不出有力的文獻來支持他的假設，他只不過是從幾種紀載的彼此不相符合而推斷罷了。在邏輯上來說，那是不夠的，是證據不足的。

（未完）